

宁波好书

一部深度体验浙东乡愁的实况录

《还乡守家》读后感



李浙闽

近几年来，甬派·红人堂集聚了本市百余位创作活跃度高、内容质量好的名家入驻，分享具有知识性、艺术性、思想性、趣味性的原创作品。并精选具有线下阅读和出版价值的内容，与宁波出版社合作，打造成红人堂系列图书。最近，以乡土、乡情、乡愁为主题的系列文章集结出版，书名《还乡守家》。按照为本书作序的宁波出版社社长袁志坚的说法，“还乡”不只是陈述作者回到出生地生活的事实，它更指向文化意义上的恋土、怀旧或哲学意义上的寻根、归真，“守家”其实是守住归属感、守住寸草心。

作者陈建苗是我的老同事，他说：“提笔写作，并非我最初的人生规划，却是岁月赠予我的意外收获。”退休以后，“潜伏”多年的文学种子终于不可遏制地迅速萌发，并很快地结出了果子。对于新书的出版，作者欣喜之情溢于言表，自称是“老来得子”。他第一时间把新书送给了我，我也就第一时间把42篇原先已经读过

的网络版乡土美文，在散发着墨香的纸质版上，再次做了细读。一部深度体验浙东乡愁的实况录徐徐展开，引人入胜。

这是一组精细描绘故土风物的淡彩工笔画。随着城镇化、工业化、市场化的快速推进，无数代先人生生相依的故土风物，早就远离了我们的生活日常，但这些年千百年以来形成的故土风物，已深深镌刻在已经成为城里人的基因之中，成为时不时浮上心头、想要回望的一种心绪，这就是乡愁。乡愁是回家的路，也是曾经穿过的蓑衣斗笠、包浆油亮的毛竹扁担、村道口的香樟树、村子里的老宅屋、记忆中的晒谷场、河道边的乌桕树、暮色里的稻浪声，以及铺天盖地的紫云英、孩童年代放牛的野田畈、白条鱼儿争先恐后抢食淘米泔水的河埠头……

书中描绘故土风物的一组散文，作者观察极为仔细，落笔生动传神，如同画坛上的现实主义画派，着色不艳不俗，画风直白朴实，但又不是简单的素描，似有一种天成的自然色彩晕泽其间，恰是一幅幅精细描绘故土风物的淡彩工笔画，活色生香，十分养眼。撒播的油菜开始起蒜，个别焦急的油菜已蹿至胸前高，且早早地开花了，格外显眼，招蜂引蝶。一只青蛙突然从花丛中跳出来，作者同它四目相对的同时，看到的是两颗晶莹宝石般的鼓鼓双眼。清明时节，在河埠头、桥墩边、石驳岸漫移的螺蛳，在作者眼中如同一颗颗翡翠的玲珑宝塔。阴历下的蚕豆花是泛着银光的，中间的斑点长得像眼睛，忽闪忽闪地盯着你看。众人眼里的田野寻常之物，通过他的文字，一下子变得灵动起来，有了别样的风致。这些当是消解众人心头乡愁的最佳具象

承载物。

这是一本鲜活呈现当下田园生活的乡居随思录。好的文学作品，一定来源于生活，只有脚力、眼力、脑力、笔力到位，才能写出沾着泥土、带着露水、冒着热气、芳香四溢的作品来。在这一点上，作者具备了充分的条件。因为，还乡守家的他，几乎是零距离、全天候、整体性地融入了乡居生活场景。

“鸟鸣报农时”的农耕时代虽已过去，但“花木管时令”的自然规则依然管用，四季更替，花木各异，枯荣相间，日日有变，令人目不暇接。他的双脚所到之处，他的眼光所及，包括他的即兴感悟，无不洋溢着田园生活的别样魅力。他观察到，同样的荠菜，在田间地头、河边荒滩上，它是摊贴于地面上的，而菜园子里的荠菜，夹在菜缝里，最是细长嫩绿。荠菜既是蔬菜，也可以是主食，透着时令的滋味。“荠菜炒年糕，灶君菩萨要饕餮”，吃过荠菜，才算春天真正到来。看到早春盛开的梅花，花朵纷纷凋落，花瓣铺满一地，只留下枝头稀疏的几朵梅花，作者的心绪不是失落和哀怨，而是悄然思忖：这是不是在告诉人们，它们已经完成了报春的使命？面对香樟树飘落或枯或黄的落叶，他丝毫没有感到萧瑟或者悲凉，反而觉得这是老叶对新生的尊重和托举，彰显的是生生不息的生命接力。他在乡村钓鱼，钓的是心境，春看百花盛开，夏看草木葱茏，秋看累累硕果，冬看白雪皑皑。四季风景尽收眼底的同时，他感悟到，钓鱼其实藏着某种人生玄机，每个人可以是垂钓者，也可能是被钓者，当被钓者想着送来的是美味佳肴而不是糖衣炮弹时，就当上了。这样的哲思妙语，就在乡居生活中不经意地闪现着。

这是一部兼具故事、温度、情趣的系列情感剧。这些乡土系列散文广受好评，印证了苏联作家高尔基提出的理论——文学说到底是人学，而体现人学的最基本要素，就是“情的倾注”，无“情”则无所谓“人学”。乡愁的承载和消解，除了故土风物，还有精神眷恋和情感纽带。作者与家中老人之间的“零距离”亲情，如同系列情感剧拨人心弦，尤其是书写母亲失忆以后的情感交流甚是感人。作者兄妹五人开枝散叶，双休日、节假日仍回老家团聚，几十年如一日风雨无阻。在母亲面前，再大也是小孩，于是，已经为人爷、为人奶的子女们，尽享母亲的温暖。晚年得了失忆症的高龄母亲，每次相聚有几个“规定动作”是始终不忘的：提前在太阳底下晒好晚上要睡的被子；一进门抚摸子女们的双手凉不凉；吃饭时给你夹一些小时候爱吃的菜，再偷偷多盛一碗饭，总怕你饿着。作者感叹，母亲的失忆症就像橡皮擦，一步步擦去记忆中的人和事，却擦不去对子女的爱。

书中有个情节蛮有意思，失忆的母亲总是丢钱，于是老得找钱，一般总能在枕头、垫底下找到。偶尔一时找不到，为了哄她开心，子女们赶紧从钱包里掏出同等数量的钱，悄悄地放到被子里，然后装模作样地找。当找回丢失的钱时，母亲的脸上露出失而复得的笑容，是子女们最为欣慰的时刻。

乡居生活，除了大家庭的亲情，还有邻里之间的温暖。“亲着篮对篮，邻居碗对碗”，说的是哪家有了好吃的东西，先想着给邻居尝尝。浓浓的乡情就这样在邻里之间传递着。

综观全书，一些历代大家的名句佳言、宁波本地的农谚俚语，自然洒落在字里行间，可见作者拥有足够的文学积淀。作者的乡居生活还在继续，期待他的乡土文学系列佳作迭出。

荐书



《花园与父亲》

作者 黄鱼
出版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
日期 2026年4月

五年前，作家黄鱼的父亲被确诊前列腺癌。带着复杂的情感，黄鱼与父亲计划将门前草坪改造成一个带有水池的花园，让活下来的亲人有一个睹物思人的对象。当一切尘埃落定，作者将关于花园与父亲的回忆重新记录，于是有了我们现在看到的这本《花园与父亲》。

时间，对于不同的对象有着不同的含金量。正如作者所写：“相对于父亲的病情来说，这个春天是多么平静。但相对

于建造一个花园来说，这个春天是多么短促。”在生死面前，一切日常被重新度量。全书以花园为线索，将五年时光里的挣扎与坚守一一铺展。从翻土、种苗、砌池、引水，到桂花、茶梅、紫薇、绣球次第开放，丝瓜与麦子结出朴素的收成，花园一天天变得繁茂，父亲的身体却在一次次化疗中慢慢走向衰弱。一盛一衰之间，生命的残酷与诗意同时显现。花园是希望，是寄托，是父亲营造的最后一段安稳时光；花园也是提醒，是预兆，是无声的告别。作者在书中细致记录草木的生长、季节的更迭、天气的阴晴，这些看似平淡的日常，恰恰是绝境之中最珍贵的慰藉。在花园里，他们可以暂时忘记病痛、忘记死亡、忘记悲在头顶的判决，只做一对共同劳作的父子，在泥土与枝叶之间，完成迟来的亲近。

作者用朴素的文字，书写了复杂微妙的中国式父子关系。父亲的威严、固执、不善表达，与儿子的叛逆、疏离、后知后觉的愧疚，在漫长的照护岁月里层层展开。从更深层次的角度来看，这是一本关于和解的书，既是一场父与子的和解，也是一场有限的生命与必然到来的死亡的和解。

《花园与父亲》告诉我们：生命会落幕，但爱不会；人会离去，但记忆与思念，会像花园里的草木一样，岁岁年年，生生不息。

(推荐书友：赵显华)



《水的复数》

作者 黄立康
出版 百花文艺出版社
日期 2025年3月

《水的复数》是纳西族作家黄立康2025年出版的散文集，全书分为“奇数”和“偶数”两辑，共收录十篇散文。第一辑“奇数”以行走观察和阅读体悟为主，记录当下的生活感受；第二辑“偶数”则偏向民族叙事和历史挖掘。黄立康从小生活在香格里拉藏区，却不会讲纳西话。这种特殊的身份背景，让他的写作既有对族群记忆的追溯，也有对自我身份的探寻。

读这本书，最打动我的是

黄立康写日常生活的那种细腻笔触。写父亲的坟时，他用了这样一个比喻：“它像故乡抛下的鱼漂，在节气轮回的人间雪中，钓着我。”这个“钓”字用得大妙了——故乡不必费力寻找游子，它只是静立在那里，就足以让人牵挂一生。黄立康的语言有一种特别的质感，这大概与他早年写诗的经历有关。他擅长用意象说话，让抽象的事物变得可以触摸。比如写口音：“口音也是我活于城市的破绽。”短短一句话，道尽了异乡人的处境。

黄立康写纳西族文化，但不局限于纳西族。在《河口的云》里，他写河口苗族的生活和一位苗族母亲的故事；在《追时间的人》里，他写彝族扶贫干部吉克木呷。正如他在书中所说：“河口的云，既属于中国，也属于世界。”这种开放的态度，让这本书超越了单一民族生活的真实记录。

黄立康在书中写道：“当我明白过往的岁月精魂，幻化成另一条汹涌的金沙江，正穿过我，这片山川上封存记忆，正隆起纵横的横断山脉，撑起我的骨骼，赐予我厚实的力量。”读到这里，我似乎明白了“水的复数”的含义——水是流动的，记忆是流动的，人也是流动的。但无论流到哪里，那些来自故乡、来自血脉的东西，始终塑造着我们，给我们力量。

(推荐书友：徐晨)

打捞被遮蔽的疼痛、尊严与微光

——读钱利娜诗集《南枝笔记》

老剑



钱利娜的《南枝笔记》是一部在断裂处聆听、在暗哑中发声的诗集，也是一部以锐利与温情、碎裂与持存相互纠缠的诗集。这些诗作呈现出一种独特的双重性：它们既是对当代生活碎片的锐利凝视，又是对某种更古老、更持存的生命经验的深沉追索。它不追求宏大抒情，而是沉潜于日常物象的罅隙，从中打捞被遮蔽的疼痛、尊严与微光。诗人以异常清醒的目光扫过日常的缝隙——死亡的虚拟化、母亲的衰老、生活中的对峙等，却在这些“向下”的书写中，意外地打开了“向上”的维度。

“妈妈”就把她从崖壁拉上来”然而拉上来不是救赎，而是让她“重新变回西西弗斯/一台旧机器/换上马达”。这是诗人对母职最为清醒的哀悼：爱是拯救，也是囚禁；是向上的拉力，也是周而复始的巨石。而母亲那句“下辈子/我再不当女人”，以最朴素的语言完成了对性别命运的终极控诉。

在《自来自雀》一诗中，“弄脏的羽毛和眼泪将被放在同一个盘中”，这是对苦难的凝视，却没有廉价的慰藉。“窗外远山绵延/亦真亦幻/值得我们在笼中凝望/并终生饮泣”，自由与囚禁、真实与幻象之间的张力被推到极致。钱利娜的诗从不许诺解脱，她诚实地呈现出那种“对峙”的状态，正如她在诗中所言：“正是这对峙/构成了无限泉涌的生活”。

钱利娜最可贵的品质，在于她拒绝在苦难中沉溺，也拒绝在超越中虚伪。她让那些“久居心中的厌世者”与“突然闯入房间的麻雀”共存，让“落日沉入地平线”与“妈妈的身份”周而复始同时发生。这种不和解、不升华的诚实，恰恰是当代诗歌最为稀缺的伦理姿态。

阅读《南枝笔记》，是与诗人钱利娜的一场高质量、多维度的精神相逢。她以惊人的观察力捕捉当代生活中物化的、破碎的、疲倦的细节，却不沉溺于虚无。在死亡成为虚拟服务、婚姻成为止痛片与独木舟、母职成为西西弗斯的巨石之后，她仍然固执地寻找那些“不肯褪色的心”“孩子的一笑”“苹果花的偷笑”“孤狼的对峙”。她的语言干净、锋利，意象精准而富有弹性，既有女性诗歌特有的纤细敏感，又有超越性别的历史洞察。

钱利娜擅长让物象发生危险的变形。在《死者奏鸣曲》中，“勺子搅动午后咖啡”与“与他共饮一座大海”并置，日常器皿突然承载起生死对酌的重量。“每一张双人床，都是止痛片/又是独木舟”，婚姻的疗愈与孤独在这一意象中同时炸裂。这种变形不是超现实的炫技，而是对生活真相的精准爆破：当现代人的情感经验被物化到极致，唯有让物象自我撕裂，才能露出底下血红的真实。

《喷泉》一诗开篇写“愿我们彼此保持清澈/又有故人可忆”，这是对纯粹与记忆的双重渴望。喷泉的水“在循环中似已完成更新”，诗人在回家路上，斜阳、归鸟、黄昏，“让笼归笼，桥归桥”。秩序重新降临，而诗人“一次想到了死”，看到“新鲜的截面/露出斧头的啞痕”，死亡成为被砍伐后的新鲜伤口。结尾写“那一头孤狼啊，一对绿眼/紧紧盯着我——正是这对峙/构成了无限泉涌的生活”。不是和解，不是超越，而是永恒的紧张对视，成为生命

“妈妈”就把她从崖壁拉上来”然而拉上来不是救赎，而是让她“重新变回西西弗斯/一台旧机器/换上马达”。这是诗人对母职最为清醒的哀悼：爱是拯救，也是囚禁；是向上的拉力，也是周而复始的巨石。而母亲那句“下辈子/我再不当女人”，以最朴素的语言完成了对性别命运的终极控诉。

在《自来自雀》一诗中，“弄脏的羽毛和眼泪将被放在同一个盘中”，这是对苦难的凝视，却没有廉价的慰藉。“窗外远山绵延/亦真亦幻/值得我们在笼中凝望/并终生饮泣”，自由与囚禁、真实与幻象之间的张力被推到极致。钱利娜的诗从不许诺解脱，她诚实地呈现出那种“对峙”的状态，正如她在诗中所言：“正是这对峙/构成了无限泉涌的生活”。

钱利娜最可贵的品质，在于她拒绝在苦难中沉溺，也拒绝在超越中虚伪。她让那些“久居心中的厌世者”与“突然闯入房间的麻雀”共存，让“落日沉入地平线”与“妈妈的身份”周而复始同时发生。这种不和解、不升华的诚实，恰恰是当代诗歌最为稀缺的伦理姿态。

阅读《南枝笔记》，是与诗人钱利娜的一场高质量、多维度的精神相逢。她以惊人的观察力捕捉当代生活中物化的、破碎的、疲倦的细节，却不沉溺于虚无。在死亡成为虚拟服务、婚姻成为止痛片与独木舟、母职成为西西弗斯的巨石之后，她仍然固执地寻找那些“不肯褪色的心”“孩子的一笑”“苹果花的偷笑”“孤狼的对峙”。她的语言干净、锋利，意象精准而富有弹性，既有女性诗歌特有的纤细敏感，又有超越性别的历史洞察。

钱利娜最可贵的品质，在于她拒绝在苦难中沉溺，也拒绝在超越中虚伪。她让那些“久居心中的厌世者”与“突然闯入房间的麻雀”共存，让“落日沉入地平线”与“妈妈的身份”周而复始同时发生。这种不和解、不升华的诚实，恰恰是当代诗歌最为稀缺的伦理姿态。

阅读《南枝笔记》，是与诗人钱利娜的一场高质量、多维度的精神相逢。她以惊人的观察力捕捉当代生活中物化的、破碎的、疲倦的细节，却不沉溺于虚无。在死亡成为虚拟服务、婚姻成为止痛片与独木舟、母职成为西西弗斯的巨石之后，她仍然固执地寻找那些“不肯褪色的心”“孩子的一笑”“苹果花的偷笑”“孤狼的对峙”。她的语言干净、锋利，意象精准而富有弹性，既有女性诗歌特有的纤细敏感，又有超越性别的历史洞察。



《夏日木屋札记》

作者【瑞典】妮娜·波顿
出版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
日期 2023年6月

微凉的风伴着小雨的温润与草木的清香，落在摊开的《夏日木屋札记》上。瑞典作家妮娜·波顿的文字，将乡间木屋的夏天日常与对万物生灵的细碎欢喜娓娓道来，让我们在书页间接住了一缕瑞典乡间的清风，读懂自然与生命的温柔共鸣。

这本诞生于瑞典夏季小木屋的优雅小品，缘于作者一次

奇妙又有趣的乡间避暑之旅。妮娜·波顿讲述了她在母亲的乡间木屋度假时，与周围世界的小生物邂逅、互动的奇妙经历。飞蚁共舞其实是一场盛大的“婚礼”，看似讨厌的乌鸦其实聪明可爱又有同情心……在作者的笔下，蜜蜂、松鼠等动物是启发日常哲思的邻居与访客，植物和细菌也有着独特的生命语言和沟通方式。

作者笔下的夏日草木，皆有灵性。雨水过后，木屋周围的杂草冒芽，沾着水珠在阳光下泛光；松树树叶繁茂，层层绿意挡住燥热，松针随风摇曳落影；两棵白桦“守护树”枝条舒展，新竹嫩黄衬着老叶深绿，将木屋浸在生机里；墙角、小径旁的无名野花肆意绽放，粉白紫相间，为初夏添了灵动诗意——这些草木从不是静止的风景，它们在风里呼吸生长，传递着生命讯息。

作者将哲学与生物学知识融入万物描写，从草一木、一虫一兽追溯生命本源，感慨人类常忽视多数生命的交流方式，而夏日的木屋与生灵，提醒我们倾听自然、尊重生命。书中文字诗意而洗练，呈现了一位文学家兼生物学家眼中的生命百态和物种进化史，呼吁人们与不同物种平等对话，和谐共生。

(推荐书友：汪丽红)